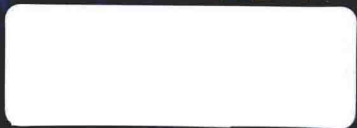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优秀青少年读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



守夜者

[美] 贾斯汀·柯罗宁 著
李静宜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末日之旅

系列

守夜者

[美] 贾斯汀·柯罗宁 著

SHOUYEZHE 李静宜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绿色印刷 保护环境 爱护健康

亲爱的读者朋友：

本书已入选“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优秀出版物绿色印刷示范项目”。它采用绿色印刷标准印制，在封底印有“绿色印刷产品”标志。

按照国家环境标准（HJ2503—2011）《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平版印刷》，本书选用环保型纸张、油墨、胶水等原辅材料，生产过程注重节能减排，印刷产品符合人体健康要求。

选择绿色印刷图书，畅享环保健康阅读！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

桂图登字：20—2011—001

Original title : THE PASSAGE

Copyright © 2010 by Justin Croni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夜者 / (美) 贾斯汀·柯罗宁著；李静宜译. —南宁：接力出版社，2017.6

(末日之旅系列)

书名原文：THE PASSAGE

ISBN 978-7-5448-4663-9

I. ①守… II. ①贾…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9340 号

责任编辑：张慧芳 文字编辑：刘盛楠 美术编辑：严冬 装帧设计：严冬

责任校对：杜伟娜 责任监印：刘冬 版权联络：王燕超

社长：黄俭 总编辑：白冰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10-65546561（发行部） 传真：010-65545210（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 jieli@jielibook.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80毫米×1260毫米 1/32 印张：14.75 字数：445千字

版次：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12 000册 定价：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目 录

第一卷 不知来历的女孩.....001

你们这些人哪，
记不得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我告诉你们，我可以再说话了，
从遗忘的角落归来的，
是回来寻觅声音的。

——露意丝·葛丽克《野鸢尾花》

第二卷 刀与星之夜.....099

如影般迅捷，如梦般短暂，
如黑夜闪电般转瞬即逝，
盛怒之下展现于天地之间，
还不及张口说：“看哪！”
暗黑便已张开大口吞噬。
光明趋于毁灭，
如此快速！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

第三卷 暗黑地.....159

那夜，我见到永恒，
宛如一大圈圣洁无尽的光，
如此宁静，如此明亮。
其下，时间以时、日、年，
受天体驱策，
宛如一个庞大的影子，
让世界与其随行的一切，
跟随在后面。

——亨利·沃恩《世界》

第四卷 天堂.....211

这岛上充满杂音，
声响与甜美曲调，
愉悦而无害。
时而，上千拨弦乐器，
在我耳畔轻响；
时而，歌声扬起，
于是，在绵长睡梦中醒转的我，
再次入睡。

——莎士比亚《暴风雨》

第五卷 最后的远征军.....293

我父亲的女儿只有我一个，
儿子也只有我一个。

——莎士比亚《第十二夜》

第六卷 山里的天使.....365

犹如隐士独居隐蔽之处，
我意欲以无穷的疑惑终此一生。
时光既无法复返，
只能等待悲哀，
除了爱，
无人可再寻见我。

——华特·雷利爵士《凤凰巢》

第七卷 新生.....431

对我而言，亲爱的朋友，
你永远不老，
美丽依旧，
一如我初次凝望你的眼睛时！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第一卷 不知来历的女孩

你们这些人哪，
记不得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我告诉你们，我可以再说话了，
从遗忘的角落归来的，
是回来寻觅声音的。

——露意丝·葛丽克《野鸢尾花》

1

守望日志

第九十二个夏季

第五十一天：没有动静。

第五十二天：没有动静。

第五十三天：没有动静。

第五十四天：没有动静。

第五十五天：没有动静。

第五十六天：没有动静。

第五十七天：彼得·乔克森驻守一号射击平台（西奥·乔克森），
没有动静。

第五十八天：没有动静。

第五十九天：没有动静。

第六十天：没有动静。

在此期间，零接触，没有人被杀或被抓。副队长缺（西奥·乔克森），交由尚杰·帕特尔裁夺。

谨呈族长会议

——队长 S.C. 拉米瑞兹

第八天清晨破晓的时候，彼得因为牲口沿着小路由远及近发出的声响而猛然睁开眼睛。

他记得时间大概已经过了夜里十二点，在那之后他心里想着：只要几分钟就好，只要几分钟歇歇腿，我就可以恢复体力。当他一旦允许自己背靠着墙堤坐下来、把疲惫的头枕在交叠的手臂上，他马上就沉沉地睡去了。

“你还好吗？醒来啦？”

小艾站在他面前低头看着他。彼得揉揉眼睛站了起来。他感觉自己的动作缓慢四肢沉重，仿佛全身的骨头都变成了一根根装满液体的管子。他默不作声地接过小艾递来的水壶，喝了一口微热的水，然后把目光望向城墙。越过因为炎热而出现的“火线”，朦胧的雾气已经开始从山丘上缓缓升起。

“我睡着多久了？”

她在他面前挺起肩膀：“别提了，你已经值了七个晚上的夜班没有休息。打个盹又有什么关系？谁有意见就叫他来找我。”

晨钟响起，彼得和艾莉希亚静静地看着大门被拉开，然后退回到凹槽里。牲口群骚动不安地等着出发，此时开始拥出门口。

“回家睡一下吧，”艾莉希亚说，伐木工们正准备要离开，“你可以晚一点再担心石碑的事。”

“我要等他。”

她的目光牢牢地盯在他脸上：“彼得，已经过了七个晚上，回家去吧。”

爬上梯子的脚步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霍里斯·威尔森站在墙道上，蹙着眉看着他们两个。

“你下班了，彼得？”

“交给你了，”艾莉希亚回答说，“我们值完班了。”

“我都说了，我要留下来。”

日班的守望员开始接手，又有两名守望员爬上梯子，是戈尔·菲利普和薇薇安·周。戈尔不知道在讲什么故事，薇薇安听了一直在笑，但一看到他们三个，两人就闭紧嘴巴，快步走过墙道。

“听着，”霍里斯说，“如果你想看守这个位置，我没意见。不过我是值日官，所以我必须告诉苏乌。”

“不，他不会留下来。”艾莉希亚说，“我是认真的，彼得，这不是请求。霍里斯不会对你这么说，可是我会，回家去吧。”

彼得有出言反驳的冲动，但才一张嘴，突如其来的哀恸就让他无法言语，不得不投降。艾莉希亚说得没错，结束了，西奥死了。他应该觉得如释重负才对，但此刻却只感觉到筋疲力尽——深入骨髓的疲惫让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会像拖着锁链一样活着，再也无法摆脱。仅仅是从墙堤下拿起十字弓，就好像要用尽他全身的力量。

“你哥哥的事我觉得很遗憾，彼得。”霍里斯说，“既然已经过了七个晚上，我想我现在可以说这句话了。”

“谢谢你，霍里斯。”

“我想你应该会当族长啦！”

彼得压根儿没想过这件事，但他想应该是这样的。他的堂姐黛娜和小丽年纪虽然比他大，但彼得的爸爸辞职的时候，黛娜就表示自愿让位，而小丽现在住在庇护所里照顾小宝宝，他也并不觉得她会对这个工作有兴趣。

“我猜是吧。”

“这样啊，嗯，恭喜你。”霍里斯很尴尬地耸耸肩，“这样说好像很奇怪，可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

他从没对别人提起那个女孩的事，甚至对艾莉希亚都没提，虽然她很可能真的会相信他。

从购物中心屋顶到地面的距离比彼得料想的要近，站在下面的艾莉希亚能看得很清楚，但是站在上面的彼得却不知道堆在建筑底部的沙丘有多高——很高的一个斜坡沙丘，高到足以吸收他匆忙间往下跳的撞击力。他手里紧紧抓着斧头，跃到亚米茄的背上，然后跟在艾莉希亚的后面，一直绕过巴宁小镇的另一头。当他能够断定没有追兵追上来之后，他才开始诧异刚才他们是怎么逃掉的，为什么这些马没有死。

艾莉希亚和凯勒柏从餐厅的厨房逃离了购物中心的中庭，那间厨房连着好几条走廊，之后会通到一个卸货平台。大型的拱窗因为生锈

而卡住了，但其中的一扇裂了一条缝，能够射进一道细细的阳光。他们两个拿铁管当扳手，想办法用力撬开拱窗的缝隙然后钻出去。随后他们滚落到阳光里，发现自己位于购物中心的南端。这时，他们瞥见两匹马忘我地在茂盛的野草地上大快朵颐。艾莉希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之后她和凯勒柏在购物中心绕了一圈，听见门被劈开的声音，看见彼得站在屋顶的边缘。

“你们找到马之后，为什么没赶快走？”彼得问她。

他们在去电力站的路上停下来喂马喝水，这里距离六天前看见躲有病鬼的树林并不太远。他们只剩下水壶里的水了，在各自喝了一些之后，把剩下的水倒在掌心让马舔掉。他们剪下彼得的运动衫当绷带，包扎他手肘淌血的伤口。伤口并不深，但需要缝合。

“我做过的事就不再多想，彼得。”艾莉希亚的语气很尖锐，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得罪她了，“好像就应该这么做，就是这样。”

当时他完全可以告诉她那个女孩的事，但他还是迟疑了一下，同时也感觉到时机在悄悄溜走。孤零零的一个小女孩，以及她在旋转木马底下做的事，她用自己的身体掩住他；他俩交换的眼神，啄在他脸颊上的吻，以及突然粉碎的门。或许这一切全是他在那些惊险的时刻里想象出来的，所以他告诉他们，他是意外找到了楼梯井并且穿过那里逃了出来。

他们的归来引起了一阵大骚动。他们晚归了四天，已经到了就要被宣告失踪的时限了。一听到他们回来的消息，大伙儿就全挤在大门口。他们还来不及解释阿洛留在发电站并没和他们一起回来，小丽就已经昏过去了。彼得不忍心到庇护所去找默萨蜜，告诉她西奥的消息，反正总会有人告诉她的。迈克在大门口，莎拉也在，帮他清洗缝合手肘伤口的就是莎拉。彼得坐在石头上，痛得脸皱成一团，心里隐隐有种受骗的感觉，他还以为哥哥失踪所带来的恍惚麻木会让他的皮肉感觉不到缝针穿透的痛楚。莎拉用绷带帮他包扎伤口，很快地拥抱了他一下，掉下泪来。这时，随着夜幕低垂，围观的群众让开一条路来给他走，就在第二道晚钟响起之际，彼得登上墙堤，开始准备为哥哥执行慈悲任务。

他和艾莉希亚在梯子底端分手，他保证他会回家睡觉，但他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家。宿舍里只住了几个没结婚的男人，整个地方又脏又臭，和发电站一样糟糕，可是，彼得从此以后就要住在那里。他只需要从家里拿几样东西过来，就这样。

回到家时，早晨的太阳已经暖暖地照在了他的肩膀上。他家是那座面对东林荫、有五间房的木屋。这是彼得此生仅有的家，自从离开庇护所就一直生活的家。自从母亲过世后，西奥和他除了睡觉，就很少待在家里，当然也没认真维持家里的整洁。家里的脏乱总是让彼得觉得很不安——水槽里堆着碗碟，地板上丢着衣服，每一寸表面都积着尘垢——但他还是没办法动手去清理。妈妈最注重整洁，把房子整理得干干净净——地板刷洗过，地毯理干净，鸡毛掸子掸净表面的灰尘，厨房里也没有垃圾。一楼有两间卧室，是他和西奥的房间；另有一间卧室在二楼，那是爸妈的房间。彼得进到自己房间里，迅速地收拾了最近几天要换洗的衣服，塞进帆布袋里。他晚一点儿会处理西奥的东西，决定想留下什么，然后把其他东西用手推车送到店舍，他们会把哥哥的衣服鞋子分类收存，重新分配给殖民地的其他人。妈妈过世之后，西奥负责处理这些事，因为他知道彼得做不来。后来过了大约一年，有个冬日，彼得看见葛罗莉亚·帕特尔在市场的摊子上披着一条他很眼熟的围巾在整理一罐罐蜂蜜。那条带着流苏的围巾绝对是他妈妈的。彼得不安地走开，仿佛要匆匆逃离某个和自己有关的伤风败俗的场面。

收拾完行李，他走进屋里的主房间，也就是位于裸露的梁木之下、兼具厨房与起居室功能的大房间。炉子好几个月没生火了，堆在后面的柴薪八成已经发霉了，屋里的每一寸表面都裹了一层黏糊糊的污垢，仿佛从来没人住过一样。是啊，他想，我猜是没人住。

他心中突然涌起一阵冲动，爬上二楼进到爸妈的房间。小五斗柜的抽屉全是空的，塌陷的床垫上没有寝具，旧衣橱里的架子空荡荡的，柜门一拉开，就只有一个精巧的蜘蛛网随着微风轻轻晃动。妈妈习惯摆水杯和放眼镜的小床头桌现在只有一圈圈隐约的水渍印记。彼

得当时很想留下妈妈的那副眼镜，但是无能为力，因为一副完好的眼镜要用一整月的配给额才换得到。好几个月没人开窗了，整个房间充满糟糕的气味，这是又一个因为彼得的忽视而蒙受污辱的东西。真的，他觉得自己辜负了他们，辜负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

他背起背包，走进上午越来越浓重的热气之中，四周有各式各样活动的声音：马厩里马匹的跺脚嘶鸣，打铁铺里铁锤的敲打韵律，高墙上日班值勤人员的高声召唤，等走进旧城，就听见孩子们在庇护所中庭玩耍时的笑闹尖叫。上午的下课时间，是教师放任孩子像老鼠一样到处乱窜撒野的时间，那是令人兴奋的一个钟头。彼得记得有个晴朗但寒冷的冬日，玩着抢夺游戏的他，奇迹似的轻易地从一个大男生手中抢到棍子。他记得那个男生是威尔森兄弟中的一个，他把棍子抢到手后再想尽办法不被抢回去，于是牢牢地抓在手里，直到教师拍着戴手套的手叫他们回到教室。冰冷的空气灌进肺部而产生了锐利刺痛的感觉，冬日为整个世界染上了干燥的黄褐色，还有额头冒出的汗水以及闪避攻击者袭击时那纯粹的生理快感，多么鲜活的感觉啊。彼得在回忆中搜寻着哥哥的身影——那个冬日早晨，西奥当然也在那群小孩儿当中，是奔跑着的孩子之一，可是他找不到西奥的踪影，哥哥应该出现的地方只剩下一片虚空。

这时他已经走到了练习场，泥地上有三个二十米长的宽阔凹地，四周筑有高高的土墙以挡住免不了飞散的弩箭、弓和丢错方向的刀子。在中间那个凹场的近前方，有五个学员立正站好。三个女生、两个男生，年龄从九岁到十三岁不等。从他们僵硬的姿势和焦急的面容中，彼得仿佛看见了当年站在练习场的自己，同样努力认真，拼命想证明自己的能耐。那时西奥领先他三级，他还记得哥哥被选上当跑腿的早上，他第一次转身跑向高墙值勤时脸上的骄傲微笑。西奥掩不住的荣誉感，彼得也感觉到了，他很快就会追随哥哥的脚步。

这天早上的教练是彼得的堂姐黛娜，她是威廉叔叔的女儿。她比彼得大八岁，生下第一个女儿爱丽之后，黛娜就离开高墙负责练习场的工作。她的小女儿凯特还在庇护所里，但是爱丽一年前已经出来了，目前也在练习场受训。初级生的她比同龄人长得高，身材像她妈

妈一样纤瘦，一头黑色长发绾成守望员的发髻。

黛娜站在学员前面，用冷峻的眼神仔细打量着他们，仿佛要挑出一只羊来宰杀一样，规矩就是这样。

“我们有什么？”她问学员。

他们齐声回答：“箭。”

“他们从哪里来？”

这回更大声：“从上方来。”

黛娜顿了一下，身体往后晃了晃，瞥见了彼得。她给他一个哀伤的微笑，然后又转头面对她的学员，一蹙眉，表情再次变得严厉：“是的，他们非常可怕，你们只剩下三步的距离就会被大口吞下肚。现在我要你们排成两排，举弓。”

“你觉得怎么样？”

是尚杰·帕特尔，彼得刚才一直沉浸在思绪中，竟没发现他走近。尚杰站在他旁边，双臂抱胸，目光直视练习场。

“他们会学得很好的。”

他们下方的那些学员开始了上午的练习，年龄最小的孩子之一、达瑞尔家的那个男生射偏了，把箭砰的一声射进了箭靶后方的围墙里，其他人开始哄笑。

“你哥哥的事我觉得很遗憾。”尚杰转头面对他，并把彼得的注意力从练习场拉了回来。尚杰身材瘦小，但给人一种精壮结实的感觉。他的脸刮得一干二净，夹杂着灰色发丝的头发梳得很光整，一口洁白细小的牙齿，一双深邃的眼睛在浓密如羊毛的眉毛下显得更加黑亮。“西奥是个好人，他不该碰上这种事。”

彼得没答话，他能说什么呢？

“我一直在想你告诉我的事。”尚杰继续说，“老实说，整件事都不太说得通。健德的事，还有你们去图书馆的事。”

彼得为自己的谎言打了个冷战，他们都同意要坚持原本的说法，不告诉任何人那批枪的事，至少是暂时不说，但是事实马上证明，执行起来远比彼得原本的预期要复杂得多。少了枪，他们的说法漏洞百出。比如说他们在发电站屋顶做的事，他们如何拯救了凯勒柏，健德

的死，以及他们闯进图书馆的事。

“我们把全部的经过都告诉你了，”彼得说，“健德一定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咬了。我们认为那可能是在图书馆发生的，所以才跑去那里查看。”

“可是西奥怎么会冒这种险呢？或者这是艾莉希亚的主意？”

“你怎么会这样想？”

尚杰沉吟了一下，清清嗓子：“我知道她是你的朋友，彼得，而且我也一点都不怀疑她的能力，可是她很鲁莽，总是太冲动，经常轻易动手。”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哪一个人的错，就只是运气不好，而且我们是集体决定的。”

尚杰又停顿了一下，出神地凝望着练习场。彼得没再说什么，他希望自己的沉默能为这段谈话画上句点。

“不过我还是觉得很难理解，以你哥哥的个性竟然会冒这种险，我想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了。”尚杰若有所思地摇摇头，然后转头看着彼得，脸上的表情变得柔和了，“对不起，我不该这样盘问你。我相信你累了，但既然碰见你了，我也还有其他事要和你谈谈。是族长会议的事，关于你哥哥的职位。”

光是想到这件事就让彼得忧心，但这是他必须履行的责任。“告诉我，你希望我怎么做？”

“这就是我想和你谈的事，彼得。我认为你父亲当年不该把他的位子让给西奥，那个位子应该属于黛娜。她当时是乔克森家族年纪最长的人，现在也还是。”

“可是她拒绝了。”

“没错，老实说，我们对事情后来的发展都觉得……有点不安。当时黛娜很伤心。你记得吗？她父亲遇害没多久。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当时你父亲如果没有对她施压，要她让步，她应该会很愿意接下那个职位的。”

尚杰在说什么啊？那位子是黛娜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西奥从来没对我提过这件事。”

“是啊，我也怀疑他是否会说。”尚杰沉默了一会儿，“你爸爸和我并不总是看法一致，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反对长征，可你爸爸始终不肯放弃这个念头，就算损失了很多条人命也还是不放弃。他是盘算着你哥哥会恢复长征，所以他才希望西奥当上族长。”

学员们已经走出练习场，沿着步道开始绕城跑步。那天在控制室里，西奥是怎么说的？这个尚杰对自己的工作很有一套？但尚杰所做的一切，却只会让彼得死命保护他原本乐意让给任何一个人的职位。

“我不懂，尚杰。”

“你不必懂，彼得，族长会议已经开过了。我们一致同意这个职位应该是黛娜的。”

“她也接受？”

“是的，在我对她解释了情况之后她接受了。”尚杰一手搭在彼得肩头——这动作或许是为了安抚，彼得想，但事实上却不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请别会错意，这不是针对你。我们都很想忽略不合常规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很尊敬西奥。”

就是这样，彼得想，哥哥就这样被水淹没了。西奥的衬衫还叠好收在抽屉里，备用的靴子还放在床底下，而他却仿佛不曾存在过一样。

尚杰抬头望向练习场：“嘿，苏乌来了。”

彼得转头，看见苏乌·拉米瑞兹从大门阔步朝他们走来，走在她身边的是吉米·莫林努。苏乌身材高挑，有一头沙色的头发，今年才四十出头，在威廉过世之后成为队长。她是个能力很强的女人，脾气可以瞬间爆发，猛烈的威力足以让最强硬的守望员都被吓得打哆嗦。

“彼得，我一直在找你。休息几天吧，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打算什么时候举行铭刻仪式？通知我一下，我想讲几句话。”

“我也正在想这件事，”尚杰插嘴说，“通知我们一下，无论如何，休息几天吧，事情不急。”

苏乌恰恰在这一刻走来并非巧合，彼得明白，他们是在应付他。

“好吧，”彼得勉强回答，“我想我会休息几天的。”

“我真的很喜欢你哥哥，”这时吉米说，显然是觉得自己既然在场就得说几句话，“凯伦也是。”